乾隆甲寅年重栞

呻吟語

本衙藏版

呻吟語原序

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難與他人道亦惟病時覺旣愈旋復忘也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病時呻吟輙志所苦以自恨曰愼疾無復病已而弗愼又復病輙又志之葢世病備經不可勝志一病數經竟不能懲語曰三折肱成良醫予乃九折臂矣疢痼年年呻吟猶昨嗟嗟多病無完身久病無完氣予奄奄視息而人也哉三十年來所志呻吟語凡若干卷攜以自藥司農大夫劉景澤攝心繕性平生無所呻吟予甚愛之頃共事鴈門各談所苦予出呻吟語眎景澤景澤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吾人之病大都

相同子既志之矣盍以公人蓋三益焉醫病者見子呻吟起將死病同病者見子呻吟醫各有病未病者見子呻吟謹未然病是子以一身示懲於天下而所壽者衆也即子不愈能以愈人不既多乎余矍然曰病語狂又以其狂者惑人聞聽可乎因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嗚呼使予視息苟存當求三年艾健此餘生何敢以疣痼自棄景澤景澤其尙醫予也夫

萬歷癸巳三月抱獨居士寧陵呂坤書

呂子節錄序

數年前余偶遊書市從故紙堆中得呻吟語二冊讀之則明儒呂叔簡先生所作也先生以爲人非聖賢其身心常在病中故於省察克治修己治人之要皆從人情物理中推勘而出眼前指點鉥目劌心少陵云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者其是之謂乎舊凡若干言其中偶有過高之語余稍節之錄其醇者閒就鄙意綴以評語非敢於作者有所增益蓋亦講明而切究之以求得乎大中至正之歸耳余嘗謂人之聰明才力多不用以自責而用以責人不用以集所長而用以護所短茲編其對證之藥也故身世之事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余譾陋

無似防檢多疎早夜孜孜功不補過今旣取是編而節錄之又序而刻之誠欲寶此苦口之良劑以藥余身心也不然其與委此編於故紙堆中也何異然而余滋懼矣

乾隆元年孟冬旣望桂林陳宏謀謹序

呂子節錄序

節錄者卽呂新吾先生呻吟語陳榕門先生所手訂而加評者也余昔謁先生於京邸因得受而讀之奉爲針砭者二十餘年矣曩令蜀時曾刊布同人咸以爲良劑寶之迨遷秩來晉行篋所挾盡爲友朋索去惟原本存焉見者紛紛借錄苦不能遍乃重付剞劂以廣厥傳夫人持身涉世或出或處舉凡動靜云爲無地非受病之所無時非受病之會無事非受病之幾日積月深竟有至痼疾而不自知者可歎也是編病必有方方必有驗誠能身體力行省察而克治之將見病者知受病之因必求對證之藥未病者亦得時時惺惕防患未然其濟

人不既多乎刻既成敘其原如此

乾隆丙午秋九月渭南蔣兆奎書

呻吟語序

呻吟語者新吾呂先生省察克治之言也謂之呻吟者先生自視其身若常在病中時時呻吟事事呻吟察之嚴而克之勇自不能已故以是名其書葢嘗論之人之生具仁義禮知之性然不能無氣禀之偏及其感物而動則又有物欲之蔽故自大賢以下鮮有無病者其所以能不汩於流俗而卓然爲天地間偉人亦在乎能知其病而已知其病而呻吟者治之也易不知其病而不呻吟者治之也難自古賢人君子未有不如是而能成其德者也博文約禮顏子之呻吟也臨深履薄曾子之呻吟也戒愼恐懼子思之呻吟也知言養氣孟子之呻

吟也人徒見其德之成睟面盎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極天蟠地繼往開來而不知皆從呻吟中得之吾見今人之病多矣能知其病者有幾氣質之不能變化物欲之不能掃除意必固我之念膠於中聲色貨利之私誘於外豈徒不呻吟而已哉方且揚揚自得以爲快意所以揚其波而助其燄者無所不爲此和扁所以望而却走也使能呻吟如先生庶幾其有瘳乎先生當萬歷之世天下方曰弊卑者溺功利高者迷佛老聖學榛莽生民塗炭先生獨能以正大篤實爲學卓然超出於流俗之上其言皆與程朱相表裏間有出入者亦少矣呻吟之功大矣哉舁書止寧陵有板未能遠播購者艱難康

熙丁卯孟夏正定諸州縣以公事會於郡城語及同寅
協恭之義僉以善相勸過相規爲約適王子益仲先生
鄉人也攜是書在郡咸謂能以先生之呻吟者勸且規
則吾同人其庶幾矣遂謀協力梓之余喜先生之書得
廣其傳而吾同人皆將有以自拔於流俗也謹敘於末
是舉也賢於蘭亭之一觴一詠豈不遠哉後學當湖陸
隴其撰



呻吟語目錄

呻吟語卷之一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新安裔孫燕昭重校刊

內篇

性命

正命者完却正理全却初氣未嘗以我害之雖桎梏而死不害其爲正命若初氣鑿喪正理不完即正寢告終恐非正命也

德性以收斂沉着爲第一收斂沉着中又以精明平易爲第一大段收斂沉着人怕含糊怕深險淺浮子雖光明洞達非蓄德之器也

或問人將死而見鬼神眞耶幻耶曰人寤則爲眞見夢

則爲妄見魂遊而不附體故隨所之而見物此外妄也神與心離合而不安定故隨所交而成景此內妄也故至人無夢愚人無夢無妄念也人之將死如夢然魂飛揚而神亂於目氣浮散而邪客於心故所見皆妄非眞有也或有將死而見人拘繫者尤妄也異端之語入人骨髓將死而懼故常若有見若死必有召之者則牛羊蚊蟻之死果亦有召之者耶大抵草木之生枯土石之凝散人與衆動之死生始終有無只是一理更無他說萬一有之亦怪異也

氣無終盡之時形無不毀之理

眞機眞味要涵蓄休點破其妙無窮不可言喻所以聖

人無言一犯口煩窮年説不盡又離披澆漓無一些
咀嚼處矣

性分不可使虧欠故其取數也常多曰窮理曰盡性曰
達天曰入神曰致廣大極高明情欲不可使贏餘故
其取數也常少曰謹言曰慎行曰約己曰清心曰節
飲食寡嗜欲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資質聰
明才辯是第三等資質

六合原是箇情世界故萬物以之相苦樂而至人聖人
不與焉

凡人光明博大渾厚含蓄是天地之氣温煦和平是陽

春之氣寬縱任物是長夏之氣嚴凝斂約喜刑好殺是秋之氣沉藏固嗇是冬之氣暴怒是震雷之氣狂肆是疾風之氣昏惑是霾霧之氣隱恨留連是積陰之氣從容溫潤是和風甘雨之氣聰明洞達是青天朗月之氣有所鍾者必有所似

先天之氣發洩處不過毫釐後天之氣擴充之必極分量其實分量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底若毫釐中合下原無便是一些增不去萬物之形色才情種種可驗也

蝸藏於殼烈日經年而不枯必有所以不枯者在也此之謂以神用先天造物命脉處

蘭以火而香亦以火而滅膏以火而明亦以火而竭礮以火而聲亦以火而洩陰者所以存也陽者所以亡也豈獨聲色氣味然哉世知鬱者之爲足是謂萬年之燭

火性發揚水性流動木性條暢金性堅剛土性重厚其生物也亦然

一則見性兩則生情人未有偶而能靜者物未有偶而無聲者

聲無形色寄之於器火無體質寄之於薪色無着落寄之草木故五行惟火無體而用不窮

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爲消長四十以前是箇進心識見

未定而敢於有爲四十以後是箇定心識見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後是箇退心見識雖真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此而此其大凡也古者四十仕六十七十致仕葢審之矣人亦有少年退縮不任事厭厭若泉下人者亦有衰年狂躁妄動喜事者皆非常理若乃以見事風生之少年爲任事以念頭灰冷之衰夫爲老成則誤矣鄧禹沉毅馬援矍鑠古誠有之豈多得哉

命本在天君子之命在我小人之命亦在我君子以義處命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命不足道也小人以欲犯命不可得而必欲得之命不肯受也但君子謂命在

我得天命之本然小人謂命在我幸氣數之或然是以君子之心常泰小人之心常勞

性者理氣之總名無不善之理無皆善之氣論性善者純以理言也論性惡與善惡混者兼氣而言也故經傳言性各各不同惟孔子無病

氣習學者之二障也仁者與義者相非禮者與信者相左皆氣質障也高髻而笑低髽長裾而譏短袂皆習見障也大道明率天下氣質而歸之即不能歸不敢以所偏者病人矣王制一齊天下趨向而同之即不能同不敢以所狃者病人矣哀哉茲誰任之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些毀

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還天之初無些鈌欠天之孝子也

虞廷不專言性善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或曰人心非性曰非性可矣亦是陰陽五行化生否六經不專言性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又曰天生蒸民有欲無主乃亂孔子不專言性善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纔說相近便不是一箇相遠從相近起脚子思不專言性善曰修道之謂教性皆善矣道胡可修孟子不專言性善曰聲色臭味安佚性也或曰這性是好性曰好性如何君子不謂又曰動心忍性善性豈可忍乎

犬之性牛之性豈非性乎犬牛之性亦仁義禮智信之性乎細推之犬之性猶犬之性牛之性猶牛之性乎周茂叔不專言性善曰五性相感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又曰幾善惡程伯淳不專言性善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大抵言性善者主義理而不言氣質蓋自孟子之折諸家始後來諸儒遂主此說而不敢異同是未觀於天地萬物之情也義理固是天賦氣質亦豈人爲無論衆人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豈是一樣氣質哉愚僭爲之說曰義理之性有善無惡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氣質亦天命於人而與生俱生者不謂之性可乎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

明將性氣分作兩項便不透徹張子以善爲天地之性淸濁純駁爲氣質之性似覺支離其實天地只是一箇氣理在氣之中賦於萬物方以性言故性字從生從心言有生之心也設使沒有氣質只是一箇德性人人都是生知聖人千古聖賢千言萬語教化刑名都是多了底何所苦而如此乎這都是降伏氣質扶持德性立案於此俟千百世之後駁之

性一母而五子五性者一性之子也情者五性之子也一性靜靜者陰五性動動者陽性本渾淪至靜不動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纔說性便已不是性矣此一性之說也

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箇氣質之性來省多少口吻

存心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時卽懸空在此只恁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收放心休要如追放豚旣入笠了便要使他從容閑暢無拘迫懊憹之狀若恨他難收一向束縛在此與放失同何者同歸於無得也故再放便奔逸不可收拾君子之心如習鷹馴雉搏擊飛騰主人略不防閑及上臂歸庭却恁忘機自得略不驚畏

學者只事事留心一毫不肯苟且德業之進也如流水

矣

不動氣事事好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是箇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

或問放心如何收余曰只君此問便是收了這放收甚容易纔昏昏便出去纔惺惺便在此

常使精神在心目間便有主而不眩於客感之交只一昏昏便是胡亂應酬豈無偶合終非心上經歷過竟無長進譬之夢食豈能飽哉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

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住此萬善之囮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此心如驛傳然終身無主人住矣

千日集義禁不得一刻不慊於心是以君子瞬存息養無一刻不在道義上其防不義也如千金之子之防盜懼餒之故也

無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君子口中無慣語存心故也故曰修辭立其誠不誠何以修辭

一念收歛則萬善來同一念放恣則百邪乘釁

得罪於法尚可逃避得罪於理更沒處存身只我的心便放不過我是故君子畏理甚於畏法

或問鷄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賢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箇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向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蹠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却有所爲這又是舜中蹠漸來漸去還向蹠邊去矣此是務頭工夫此時克已更覺容易點檢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持善在根本也

目中有花則視萬物皆妄見也耳中有聲則聽萬物皆妄聞也心中有物則處萬物皆妄意也是故此心貴虛

忘是無心之病助長是有心之病心要從容自在活潑於有無之間

靜之一字十二時離不了一刻纔離便亂了門盡日開闔樞常靜妍媸盡日往來鏡常靜人盡日應酬心常靜惟靜也故能張主得動若逐動而去應事定不分曉便是睡時此念不靜作箇夢兒也胡亂

把意念沉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委靡心臨

事只糢糊過了一生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屬水動屬火故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及其甦定運不能記甦定者水澄清而火熄也故人非火不生非火不死事非火不濟非火不敗惟君子善處火故身安而德滋

當可怨可怒可辯可訴可喜可愕之際其氣甚平這是多大涵養

天地間眞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眞機括惟靜者能看得透天地間眞情景惟靜者能題得破作熱鬧人說孟浪語豈無一得皆偶合也

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却步步是安樂境

問愼獨如何解曰先要認住獨字獨字就是意字稠人廣坐千軍萬馬中都有箇獨只這意念發出來是大中至正底這不勞愼就將這獨字做去便是天德王道這意念發出來九分九釐是只有一釐苟且爲人之意便要點檢克治這便是愼獨了

用三十年心力除一箇僞字不得或曰君儘尚實矣余曰所謂僞者豈必在言行間哉實心爲民雜一念德我之心便是僞實心爲善雜一念求知之心便是僞道理上該做十分只爭一毫未滿足便是僞汲汲於

向義纔有二三心便是僞白晝所爲皆善而夢寐有非僻之干便是僞心中有九分外面做得恰象十分便是僞此獨覺之僞也余皆不能去恐漸潰防閑延惡於言行間耳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胸中情景要看得春不是繁華夏不是發暢秋不是寥落冬不是枯槁方爲我境

大丈夫不怕人只是怕理不恃人只是恃道

靜裏看物欲如業鏡照妖

躁心浮氣淺衷狹量此八字進德者之大忌也去此八字只用得一字曰主靜靜則凝重靜中境自是寬濶

士君子要養心氣心氣一衰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冉有只是箇心氣不足

主靜之力大于千牛勇於十虎

君子洗得此心淨則兩間不見一塵充得此心盡則兩間不見一礙養得此心定則兩間不見一怖持得此心堅則兩間不見一難

人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盜只是欺人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語欺人人雖不知卽未發覺之盜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盜也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盜也纔發一箇眞實心驟發一箇僞妄心是心者心之盜也諺云瞞心昧已有味哉其言之矣欺世盜名其過大瞞心昧已其過深

此心果有不可昧之眞知不可强之定見雖斷舌可也決不可從人然諾

纔要說睡便睡不着纔說要忘便忘不得

舉世都是我心去了這我心便是四通八達六合內無一些界限要去我心須要時時省察這念頭是爲天地萬物是爲我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許多荆榛却自容得

手有手之道足有足之道耳目鼻口有耳目鼻口之道但此輩皆是奴婢都聽天君使令使之以正也順從使之以邪也順從渠自沒罪過若有罪過都是天君承當

心一鬆散萬事不可收拾心一疎忽萬事不入耳目心一執着萬事不得自然

當尊嚴之地大衆之前震怖之景而心動氣懾只是涵養不定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眞知過思者迷正應

常使天君爲主萬感爲客便好只與他平交已自褻其居尊之體若跟他走去走來被他愚弄啜哄這是小兒童這是眞奴婢有甚面目來靈臺上坐役使四肢百骸可羞可笑　示兒

不存心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天則然後爲是日用間如何疎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人生在天地間無日不動念就有箇動念底道理無日不說話就有箇說話的道理無日不處事就有箇處事底道理無日不接人就有箇接人底道理無日不理物就有箇理物底道理以至怨怒笑歌傷悲感歎顧盼指示咳唾涕洟隱微委曲造次顛沛疾病危亡莫不各有道理只是時時體認件件講求細行小物尚求合則彝倫大節豈可踰閑故始自垂髫終於屬纊持一箇自强不息之心通乎晝夜要之於純一不已之地忘乎死生此還本歸全之道戴天履地之宜不然恣情縱意而各求遂其所欲凡有知覺運動者皆然無取於萬物之靈矣或曰有要乎曰有其要只

在存心心何以存曰只在主靜只靜了千酬萬應都在道理上事事不錯

迷人之迷其覺也易明人之迷其覺也難

心相信則迹者土苴也何煩語言相疑則迹者媒孽也益生猜貳故有誓心不足自明避嫌反成自誣者相疑之故也是故心一而迹萬故君子治心不脩迹中孚治心之至也豚魚且信何疑之有

君子畏天不畏人畏名教不畏刑罰畏不義不畏不利畏徒生不畏舍生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殃咎之來未有不始於快心者故君子得意而憂逢喜

而懼

一念孳孳惟善是圖曰正思一念孳孳惟欲是願曰邪思非分之福期望太高曰越思先事徘徊後事懊恨曰縈思遊心千里岐慮百端曰浮思事無可疑當斷不斷曰惑思事不涉已爲他人憂曰狂思無可奈何當罷不罷曰徒思日用職業本分工夫朝惟暮圖期無曠廢曰本思此九思者日用之間不在此則在彼善攝心者其惟本思乎身有定業日有定務暮則省白晝之所行朝則計今日之所事念茲在茲不肯一事苟且不肯一時放過庶心有着落不得他適而德業日有長進矣

學者只多忻喜心便不是凝道之器

小人亦有坦蕩蕩處無忌憚是已君子亦有常戚戚處終身之憂是已

只脫盡輕薄心便可達天德漢唐以下儒者脫盡此二字不多人

斯道這箇擔子海內必有人負荷有能慨然自任者願以綿弱筋骨助一肩之力雖走僵死不恨

耳目之玩偶當於心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此兒女子常態也世間甚物與我相關而以得喜以失悲耶聖人看得此身亦不關悲喜是吾道之一囊橐耳愛囊橐之所受者不以囊橐易所受如之何以囊橐棄所受

也而况耳目之玩又囊橐之外物乎
寐是情生景無情而景者兆也寤後景生情無景而情
者妄也

人情有當然之願有過分之欲聖王者足其當然之願
而裁其過分之欲非以相苦也天地間欲願止有此
數此有餘則彼不足聖王調劑而均齏之裁其過分
者以益其當然夫是之謂至平而人無淫情無觖望

惡惡太嚴便是一惡樂善甚亟便是一善

投佳果於便溺濯而獻之食乎曰不食不見而食之病
乎曰不病隔山而指罵之聞乎曰不聞對面而指罵
之怒乎曰怒曰此見聞障也夫能使見而食聞而不

怒雖入黑海蹈白刃可也此鍊心者之所當知也

只有一毫麄疎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衆論

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說

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存如是而所發

不如是者心本人欲而事欲天理心本邪曲而言欲

正直其將能乎是以君子愼其所存所存是種種皆

是所存非種種皆非未有分毫爽者

屬纊之時般般都帶不得惟是帶得此心却教壞了是

空身歸去矣可爲萬古一恨

吾輩所欠只是涵養不純不定故言則矢口所發不當

事不循物不宜人事則恣意所行或太過或不及或悖理若涵養得定如熟視正鵠而後開弓矢矢中的細量分寸而後投針處處中穴此是眞正體驗實用工夫總來只是箇沉靜沉靜了發出來件件都是天則

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箇事物纔問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心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偽關不畏有知是箇無所忌憚心此

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

天地萬物之理出於靜入於靜人心之理發於靜歸於靜靜者萬理之橐籥萬化之樞紐也動中發出來與天則便不相似故雖暴肆之人平旦皆有良心發於靜也過後皆有悔心歸於靜也

動時只見發揮不盡那裏覺錯故君子主靜而愼動主靜則動者靜之枝葉也愼動則動者靜之約束也又何過焉

童心最是作人一大病只脫了童心便是大人君子或問之曰凡炎熱念驕矜念華美念欲速念浮薄念聲名念皆童心也

吾輩終日念頭離不了四箇字曰得失毀譽其爲善也先動箇得與譽底念頭其不敢爲惡也先動箇失與毀底念頭總是欲心僞心與聖人天地懸隔聖人發出善念如饑者之必食渴者之必飲其必不爲不善如烈火之不入深淵之不投任其自然而已賢人念頭只認箇可否理所當爲則自强不息所不可爲則堅忍不行然則得失毀譽之念可盡去乎曰胡可去也天地間惟中人最多此四字者聖賢藉以訓世君子藉以檢身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得失訓世也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曰年四十而見惡以毀譽訓世也此聖人待衰世之心也彼中人者不

畏此以檢身將何所不至哉故堯舜能去此四字無為而善忘得失毀譽之心也桀紂能去此四字敢於為惡不得失毀譽之恤也

心要虛無一點渣滓心要實無一毫欠缺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

只大公了便是包涵天下氣象

士君子作人事事時時只要箇用心一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裏便是空軀殼

古人也算一箇人我輩成底是甚麼人若不媿不奮便是無志

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兩字

余甚愛萬籟無聲蕭然一室之趣或曰無乃大寂滅乎曰無邊風月自在

無技癢心是多大涵養故程子見獵而癢學者各有所癢便當各就癢處搔之

欲只是有進氣無退氣理只是有退氣無進氣善學者審於進退之間而已

聖人懸虛明以待天下之感不先意以感天下之事其感也以我胷中道理順應之其無感也此心空空洞洞寂然曠然譬之鑑光明在此物來則照之物去則光明自在彼事未來而意必是持鑑覔物也嘗謂鏡

是物之聖人鏡日照萬物而常明無心而不勞故也聖人日應萬事而不累有心而不役故也夫惟爲物役而後累心而後應有偏着

恕心養到極處只看得世間人都無罪過

物有以慢藏而失亦有以謹藏而失者禮有以疎忽而誤亦有以敬畏而誤者故用心在有無之間

說不得眞知明見一些涵養不到發出來便是本象倉卒之際自然掩護不得

一友人沉雅從容若温而不理者隨身急用之物座客失備者三人此友取之袖中皆足以應之或難以數物呼左右取之攜中犂然在也余嘆服曰君不窮於

用哉曰我無以用爲也此第二着偶備其萬一耳備之心愼之之心也愼在備先凡所以需吾備者吾已先圖無賴於備故自有備以來吾無萬一故備常餘而不用或曰是無用備矣曰無萬一而猶備此吾之所以爲愼也若恃備而不愼則備也者長吾之怠者也久之必窮於所備之外恃愼而不備是愼也者限吾之用者也久之必窮於所愼之外故寧備而不用不可用而無備余嘆服曰此存心之至者也易曰藉之用茅又何咎焉其斯之謂與吾識之以爲疎忽者之戒

欲理會七尺先理會方寸欲理會六合先理會一腔

靜者生門躁者死戶

士君子一出口無反悔之言一動手無更改之事誠之於思故也

只此一念公正了我於天地鬼神通是一箇而鬼神之有邪氣者且跧伏退避之不暇庶民何私何怨而忍枉其是非腹誹巷議者乎

和氣平心發出來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何等舒泰何等感通疾風迅雷暴雨酷霜傷損必多或曰不似無骨力乎余曰辟之玉堅剛未嘗不堅剛溫潤未嘗不溫潤余嚴毅多和平少近悟得此

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

天下國家之存亡身之生死只係敬怠兩字敬則慎慎則百務脩舉怠則苟苟則萬事隳頹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如此此千古聖賢之所兢兢而亡人之所必由也

每日點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

道義心胸發出來自無暴戾氣象怒也怒得有禮若說聖人不怒聖人只是六情

過差遺忘只是昏忽昏忽只是不敬若小心慎密自無過差遺忘之病孔子曰敬事樊遲粗鄙告之曰執事

敬子張意廣告之曰無小大無敢慢今人只是懶散過差遺忘安得不多

吾初念只怕天知久久來不怕天知又久久來只求天知但未到那何必天知地步耳

氣盛便沒涵養

定靜安慮聖人胸中無一刻不如此或曰喜怒哀樂到面前何如曰只恁喜怒哀樂定靜安慮胸次無分毫加損

憂世者與忘世者談忘世者笑憂世者與憂世者談憂世者悲嗟夫六合骨肉之淚肯向一室胡越之人哭哉彼且謂我爲病狂而又安能自知其喪心哉

得之一字最壞此心不但鄙夫患得年老戒得爲不可
只明其道而計功有事而正心先事而動得心先難
而動獲心便是雜霸雜夷一念不極其純萬善不造
其極此作聖者之大戒也

充一箇公己公人心便是胡越一家任一箇自私自利
心便是父子仇讐天下興亡國家治亂萬姓死生只
爭這箇些子

厠牏之中可以迎賓客牀笫之內可以交神明必如此
而後謂之不苟

爲人辨寃白謗是第一天理

治心之學莫妙於瑟僩二字瑟訓嚴密譬之重關天險

無隙可乘此謂不疎物欲自消其窺伺之心倜訓武毅譬之將軍按劍見者股慄此謂不弱物欲自奪其猖獗之氣而今吾輩靈臺四無墻户如露地錢財有手皆取又孱弱無能如殺殘俘虜落膽從人物欲不須投間抵隙都是他家產業不須硬迫柔求都是他家奴婢更有那箇關防何人喘息可哭可恨

沉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閒正此謂眞沉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沉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沉靜眞沉靜底自是惺

懐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

明者料人之所避而狡者避人之所料以是相與是賊本眞而長奸僞也是以君子寧犯人之疑而不賊已之心

室中之鬬市上之爭彼所據各有一方也一方之見皆是已非人而濟之以不相下之氣故寧死而不平嗚呼此猶愚人也賢臣之爭政賢士之爭理亦然此言語之所以日多而後來者益莫知所決擇也故爲下愚人作法吏易爲士君子所折衷難非斷之難而服之難也根本處在不見心而任口恥屈人而好勝是室人市兒之見也

大利不換小義況以小利壞大義乎貪者可以戒矣

殺身者不是刀劍不是冦讐乃是自家心殺了自家

知識帝則之賊也惟忘知識以任帝則此謂天真此謂自然一着念便乖違愈着念愈乖違乍見之心歇息一刻別是一箇光景

爲惡惟恐人知爲善惟恐人不知這是一副甚心腸安得長進

或問虛靈二字如何分別曰惟虛故靈頑金無聲鑄爲鐘磬則有聲鐘磬有聲實之以物則無聲聖心無所不有而一無所有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渾身五臟六腑百脉千絡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毛髮甲

爪以至衣裳冠履都無分毫罪過都與堯舜一般只是一點方寸之心千過萬罪禽獸不如千古聖賢只治心更不說別箇學者只是知得這箇可恨便有許大見識

人心是箇猖狂自在之物隕身敗家之賊如何縱容得他

良知何處來生於良心良心何處來生於天命

心要實又要虛無物之謂虛無妄之謂實惟虛故實惟實故虛心要小又要大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小其心不償天下之事

要補必須補箇完要折必須折箇凈

學術以不媿於心無惡於志爲第一也要點檢這心志是天理是人欲便是天理也要點檢是邊見是天則

堯眉舜目文王之身仲尼之步而盜跖其心君子不貴也有數聖賢之心何妨貌似盜跖

倫理

宇宙內大情種男女居其第一聖王不欲裁割而矯拂之亦不能裁割矯拂也故通之以不可已之情約之以不可犯之禮繩之以必不赦之法使縱之而相安相久也聖人亦不若是之亟也故五倫中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篤了又篤厚了又厚惟恐情意之薄惟男女一倫是聖人苦心處故有別先自夫婦始本與之

以無別也而又教之以有別況有別者而肯使之混乎聖人之用意深矣是死生之衢而大亂之首也不可以不愼也

親母之愛子也無心於用愛亦不知其爲用愛若渴飮饑食然何嘗勉强子之得愛於親母也若謂應得習於自然如夏葛冬裘然何嘗歸功至於繼母之慈則有德色有矜語矣前子之得慈於繼母則有感心有頌聲矣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他得其要在尊長自脩

人子之事親也事心爲上事身次之最下事身而不恤

其心又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

孝子之事親也禮卑伏如下僕情柔婉如小兒

進食于親侑而不勸進言于親諭而不諫進侍于親和

而不莊親有疾憂而不悲身有疾形而不聲

侍疾憂而不食不如努力而加餐使此身不能侍疾不

孝之大者也居喪羸而廢禮不如節哀而慎終此身

不能襄事不孝之大者也

朝廷之上紀綱定而臣民可守是曰朝常公卿大夫百

司庶官各有定法可使持循是曰官常一門之內父

子兄弟長幼尊卑各有條理不變不亂是曰家常飲

食起居動靜語默擇其中正者守而勿失是曰身常

得其常則治失其常則亂未有苟且冥行而不取敗者也

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人心喜則志意暢達飲食多進而不傷血氣冲和而不鬱自然無病而體克身健安得不壽故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葢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卽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工夫幾諫積誠耐煩留意委曲方略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諍以

甚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郊社報天地生成之大德也然災沴有禳順成有祈君爲私田則仁民爲公田則忠不嫌於求福不嫌於免禍子孫之祭先祖以追養繼孝也自我祖父母以有此身也曰賴先人之澤以享其餘慶也曰吾朝夕奉養承懽而一旦不復獻杯棬心悲思而無寄故祭薦以伸吾情也曰吾貧賤不足以供菽水今鼎食而親不逮心悲思而莫及故祭薦以志吾悔也豈爲其遊魂虛位能福我而求之哉求福已非君子之心而以一飯之設數拜之勤求福於先人仁孝誠敬之心果

如是乎不謀利不責報不望其感激雖在他人猶然而况我先人乎詩之祭必言福而楚茨諸詩爲尤甚豈可爲訓耶吾獨有取於采蘩采蘋二詩盡物盡志以達吾子孫之誠敬而已他不及也明乎此道則天下萬事萬物皆盡我所當爲禍福利害皆聽其自至人事脩而外慕之心息向道專而作輟之念忘矣何者明於性分而無所冀倖也

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覘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

矜持收斂而過無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親習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情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勸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嗟夫斯道之亡久矣言語嬉媟樽俎嫗煦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姦賢以敬我者爲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拍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是故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

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得三友難能爲八三友更難天地間不論天南地北縉紳草莽得一好友道同志合亦人生一大快也

長者有議論唯唯而聽無相直也有諮詢謇謇而對無遮盡也此卑幼之道也

陽稱其善以悅彼之心陰養其惡以快已之意此友道之大戮也靑天白日之下有此魑魅魍魎之俗可哀也已

古稱君門遠於萬里謂情隔也豈惟君門父子殊心一堂遠於萬里兄弟離情一門遠於萬里夫妻反目一榻遠於萬里苟情聯志通則萬里之外猶同堂共門

而比肩一榻也以此推之同時不相知而神交於千百世之上下亦然是知離合在心期不專在躬逢躬逢而心期則天下至遇也君臣之堯舜父子之文周師弟之孔顏

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上下之交務去隔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未之有也

仁者之家父子愉愉如也夫婦雝雝如也兄弟怡怡如也僮僕訢訢如也一家之氣象融融如也義者之家父子凜凜如也夫婦嗃嗃如也兄弟翼翼如也僮僕肅肅如也一家之氣象栗栗如也仁者以恩勝其流也知和而和義者以嚴勝其流也疎而寡恩故聖人

之居家也仁以主之義以輔之洽其太和之情但不潰其防斯已矣其井井然嚴城深塹則男女之辨也雖聖人不敢與家人相忘

父在居母喪母在居父喪以從生者之命爲重故孝子不以死者憂生者不以小節傷大體不泥經而廢權不狥名而害實不全我而傷親所貴乎孝子者心親之心而已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懼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爲民

爵祿恩寵聖人未嘗不以爲榮聖人非以此爲加損也朝廷重之以示勸而我輕之以示高是與君忤也是窮君鼓舞天下之權也故聖人雖不以爵祿恩寵爲榮而未嘗不榮之以重帝王之權以示天下帝王之權之可重此臣道也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只是這一腔温意一面春風則自無不回之天自無曆變之天讒譖何由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愼夔夔齋栗敬愼之至也故瞽瞍亦允若温和示人以可愛消融父母之惡怒敬愼示人以可矜激發父母之悲憐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

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爲妙爲深爲速爲
難非至性純孝者不能敬慎猶可勉强耳而今人子
以凉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旣
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
足論卽有平日温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愠見或
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
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致不祥豈父母之
不慈此孤臣孽子之法戒堅志熟仁之妙道也
孝子之事親也上焉者先意其次承志其次共命共命
則親有未言之志不得承也承志則親有未萌之意
不得將也至於先意而悅親之道至矣或曰安得許

多心思能推至此乎曰事親者以悅親爲事者也以悅親爲事則孳孳皇皇無以尚之者只是這箇念頭親有多少意志終日體認不得

或問共事一人未有不妬者何也曰人之才能性行容貌辭色種種不同所事者必悅其能事我者惡其不能事我者能事者見悅則不能事者必疎是我之見疎彼之能事成之也焉得不妬旣妬安得不相傾相傾安得不受禍故見疎者妬妬其形已也見悅者亦妬妬其妬已也然則奈何曰居寵則思分而推之以均衆居尊則思和而下之以相忘人何妬之有緣分以安心緣遇以安命反已而不尤人何妬人之有此

入宮入朝者之所當知也
孝子待親不可有沉靜態不可有莊肅態不可有枯淡態不可有豪雄態不可有勞倦態不可有病疾態不可有愁苦態不可有怨怒態
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泆大不長進古人謂之豢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犬豕等此輩闒茸士君子見之為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以此誇人父兄之尊莫大乎是
男女遠别雖父女母子兄妹姊弟亦有别嫌明微之禮故男女八歲不同食子婦事舅姑禮也本不遠别而世俗最嚴翁婦之禮影響間即疾趨而藏匿之其次

夫兄弟婦相避此外一無所避已亂綱常乃至叔嫂姊夫妻妹妻弟之妻互相嘲詼以爲常不幾於夷風乎不知古者遠別止於授受不親非避匿之謂而男女所包甚廣自妻妾之外皆當遠授受之嫌愛禮者不可不明辨也

子婦事人者也未爲父兄以前莫令奴婢奉事長其驕惰之性當日使勤勞常令卑屈此終身之福不然是殺之也昏愚父母驕奢子弟不可不知

問安問侍者不問病者問病者非所以安之也

喪服之制以緣人情亦以立世教故有引而致之者有推而遠之者要不出恩義兩字而不可曉亦多觀會

通之君子當制作之權必有一番見識泥古非達觀也

親沒而遺物在眼與其不忍見而毀之也不若不忍忘而存之

示兒云門戶高一尺氣焰低一丈華山只讓天不怕沒人上

愼言之地惟家庭爲要應愼言之人惟妻子僕隷爲要此理亂之原而禍福之本也人往往忽之悲夫

門戶可以托父兄而喪德辱名非父兄所能庇生育可以由父母而求疾蹈險非父母所得由爲人子弟者不可不知

繼母之虐嫡妻之妬古今以爲恨者也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舍然不問焉世情之偏也久矣懷非母之迹而因似生嫌借恃父之名而無端造謗怨讟忤逆父亦被誣者世豈無耶恣淫狎之性而恩重綠綈挾城社之威而侮及黃裏谷風栢舟妻亦失所者世豈無耶惟子孝夫端然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居官不可不知

齊以刀切物使參差者就於一致也家人恩勝之地情多而義少私易而公難若人人遂其欲勢將無極故古人以父母爲嚴君而家法要威如蓋對症之治也

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

家破皆從此起

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人慢下則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故哉今之人皆以治生爲急而齊家之道不講久矣

兒女輩常着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驚到自專時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盡其過須含蓄以

餘人之愧懼令其自新方有趣味是謂以善養人
曲木惡繩頑石惡攻責善之言不可不慎也
恩禮出於人情之自然不可强致然禮係體面猶可責
人恩出於根心反以責而失之矣故恩薄可結之使
厚恩離可結之使固一相責望爲怨滋深古父子兄
弟夫婦之間使骨肉爲寇讐皆坐責之一字耳
宋儒云宗法明而家道正豈惟家道將天下之治亂恒
必由之宇宙內無有一物不相貫屬不相統攝者人
以一身統四肢一肢統五指木以株統幹以幹統枝
以枝統葉百穀以莖統穗以穗統稃以稃統粒蓋同
根一脉聯屬成體此操一舉萬之術而治天下之要

道也天子統六卿六卿統九牧九牧統郡邑郡邑統
鄉正鄉正統宗子事則以次責成恩則以次流布教
則以次傳宣法則以次繩督夫然後上不勞下不亂
而政易行自宗法廢而人各爲身家各爲政彼此如
飄絮飛沙不相維繫是以上勞而無要領可持下散
而無脉胳相貫姦盜易生而難知教化易格而難達
故宗法立而百善興宗法廢而萬事弛或曰宗子而
賤而弱而幼而不肖何以統宗曰古之宗法也如封
建也世世以適長適長不得人則一宗受其傲且豪强
得以豚鼠視宗子而魚肉孤弱其誰制之盍有宗子
又當立家長宗子以世世長子孫爲之家長以閤族

之有德望而衆所推服能佐宗子者爲之胥重其權而互捄其失此二者宗人一委聽焉則有司有所責成而紀法易於修舉矣

責善之道不使其有我所無不使其無我所有此古人之所以貴友也

毋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不可不知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忠臣不可不知

士大夫以上有祠堂有正寢有客位祠堂有齋房神庫四世之祖考居焉先世之遺物藏焉子孫立拜之位在焉犧牲鼎俎盥尊之器物陳焉堂上堂下之樂列焉主人之周旋升降由焉正寢吉禮則生忌之考妣

遷焉凶禮則尸柩停焉柩前之食案香几衣冠設焉朝夕哭奠之位容焉柩旁牀帳諸器之陳設五服之喪次男女之哭位分焉堂外吊奠之客祭器之羅列在焉容位則將葬之遷柩宿焉冠禮之曲折男女之醮位賓客之宴饗行焉此三所者皆有兩階皆有位次故居室宁陋而四禮之所斷乎其不可陋近見名公有以旋馬容膝繩樞甕牖爲清節高品者余甚慕之而愛禮一念甚於愛名故力可勉爲不嫌宏裕敢爲大夫以上者告焉

談道

大道有一條正路進道有一定等級聖人教人只示以

一定之成法在人自理會理會得一步再說與一步其第一步不理會到十分也不說與第二步非是苦人等級原是如此第一步差一寸也到第二步不得孔子於賜纔說與他一貫又先難他多學而識一語至於仁者之事又說賜也非爾所及今人開口便講學脉便說本體以此接引後學何似痴人前說夢孔門無此教法

有處常之五常有處變之五常處常之五常是經人所共知處變之五常是權非識道者不能知也不擒二毛不以仁稱而血流漂杵不害其爲仁二子乘舟不以義稱而管霍被戮不害其爲義由此推之不可勝

數也嗟夫世無有識者每泥于常而不通其變世無識有識者每責其經而不諒其權此兩人皆道之賊也事之所以難濟也噫非精義擇中之君子其誰能用之其誰能識之

談道者雖極精切須向苦心人說可使手舞足蹈可使大叫垂泣何者以求通未得之心聞了然透徹之語如饑得珍羞如旱得霖雨相悅以解妙不容言其不然者如麻木之肌鍼灸終日尚不能覺而以爪搔之安知痛痒哉吾竊爲言者惜也故大道獨契至理不言非聖賢之忍於棄人徒嘵嘵無益耳是以聖人待問而後言猶因人而就事

廟堂之樂淡之至也淡則無欲無欲之道與神明通素之至也素則無文無文之妙與本始通

眞器不修修者偽物也眞情不飾飾者偽交也家人父子之間不讓而登堂非簡也不侑而飽食非饕也所謂眞也惟待讓而入而後有讓亦不入者矣惟待侑而飽而後有侑亦不飽者矣是兩修文也廢文不可爲禮文至掩眞禮之賊也君子不尚焉

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君民安業是人臣太平五穀豐登是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母無疾是人子太平胸中無累是一腔太平

至道之妙不可意思如何可言可以言皆道之淺也元

之爻元猶龍公亦說不破葢公亦囿於元元之中耳要說說箇甚然却只在匹夫匹婦共知共行之中外了這箇便是虛無

除了箇中字更定道統不得傍流之至聖不如正路之賢人故道統寧中絕不以傍流繼嗣何者氣脉不同也予嘗曰寧爲道統家奴婢不爲傍流家宗子

或問聖人有可克之己否曰惟堯舜文王周孔無己可克其餘聖人都有己任是伊尹的己和是柳下惠的己清是伯夷的己志向偏于那一邊便是己己者我也不能忘我而任意見也狃于氣質之偏而離中也這己便是人欲勝不得這己都不成箇剛者

自然者發之不可遏禁之不能止纔說是當然便没氣力然反之之聖都在當然上做工夫所以說勉然勉然做到底知之成功雖一分數境界到那難題試驗處終是微有不同此難以形迹語也

堯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箇天然自有之中行將去不驚人不苦人所以難及後來人勝他不得却尋出甚高難行之事元冥隱僻之言恠異新奇偏曲幻妄以求勝不知聖人妙處只是箇庸常看六經四書語言何等平易不害其爲聖人之筆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嗟夫賢智者過之佛老楊墨莊列申韓是已彼其意見纔是聖人中萬分之一而漫

衍閎肆以至偏重而賊道後學無識遂至棄菽粟而餐玉屑厭布帛而慕火浣無補饑寒反生奇病悲夫

中之一字是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東西南北於四方此是南面獨尊道中的天子仁義禮智信都是東西侍立百行萬善都是北面受成者也不意宇宙間有此一妙字有了這一箇別箇都可勾銷五常百行萬善但少了這箇都是一家貨更成甚麽道理

愚不肖者不能任道亦不能賊道賊道全是賢智後世無識之人不察道之本然面目示天下以大中至正之矩而但以賢智者爲標的世間有了賢智便看的中道尋常無以過人不起名譽遂薄中道而不爲道

之壞也不獨賢智者之罪而推崇賢智其罪亦不小矣中庸爲賢智而作也中足矣又下箇庸字旨深哉此難與曲局之士道

道者天下古今共公之理人人都有分的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决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默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暗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嗚呼此可與通者道漢唐以來鮮若人矣

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八十四爻聖人特拈起三百八十四事來做題目使千聖作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說都外不了那陰陽道理後之學者求易於易穿鑿附會以求通不知易是箇活的學者看做死的易是箇無方體的學者看做有定象的故論簡要乾坤二卦已多了論窮盡雖萬卷書說不盡易的道理何止三百八十四爻

中之一字不但道理當然雖氣數離了中亦成不得寒暑災祥失中則萬物夭飲食起居失中則一身病故四時各順其序五臟各得其職此之謂中差分毫便有分毫驗應是以聖人執中以立天地萬物之極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暢然在舉世塵俗中另識一種意味又不輕與鮮能知味者嘗纔是眞趣守此便是至寶

五色勝則相掩然必厚益之猶不能渾然無迹維黑一染不可辯矣故黑者萬事之府也歛藏之道也帝王之道黑故能容保無疆聖人之心黑故能容會萬理蓋含英采韜精明養元氣蓄天機皆黑之道也故曰惟元惟默元黑色也默黑象也書稱舜曰元德升聞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得黑之精者也故外著而不可掩皆道之淺者也雖然儒道內黑而外白黑為體白為用老氏內白而外黑白安身黑善世

道在天地間不限於取數之多心力勤者得多心力衰者得少昏弱者一無所得假使天下皆聖人道亦足以供其求苟皆為盜蹠道之本體自在也分毫無損畢竟是世有聖人道斯有主道附聖人道斯有用

漢唐而下議論駁而至理雜吾師宋儒宋儒求以明道而多穿鑿附會之談失乎正通達之旨吾師先聖之言先聖之言煨於秦火雜於百家莠苗朱紫使後學尊信之而不敢異同吾師道苟協諸道而協則千聖萬世無不脗合何則道無二也

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元至妙之理余嘆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為限量不至過醉這就

是飲酒之中這說話不緘默不狂誕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一事得中就是一事的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又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的堯舜

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言精粗者妄也因與一客共酌指案上羅列者謂之曰這安排必有停妥處是天然自有底道理那僮僕見一豆上案將滿案樽俎東移西動莫知措手那熟底入眼便有定位未來便有安排新者近前舊者退後飲食居左匙箸居右重積不相掩參錯不相亂布置得宜楚楚齊齊這箇是粗底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却

在何處若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箇工夫還欠缺否推之耕耘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學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元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原不會理會理會得來道案上羅列得天下古今萬事萬物都在這裏横監推行撲頭益面脚踏身坐底都是神化性命乃知神化性命極粗淺底

有大一貫有小一貫小一貫貫萬殊大一貫貫小一貫大一貫一小一貫千百無大一貫則小一貫終是零星無小一貫則大一貫終是渾沌

靜中看天地萬物都無些子

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成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椿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箇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

陽爲客陰爲主動爲客靜爲主有爲客無爲主萬爲客一爲主

理路直截欲路多岐理路光明欲路微曖理路爽暢欲路懊煩理路逸樂欲路憂勞

無萬則一何處着落無一則萬誰爲張主此二字一時離不得一只在萬中走故有正一無邪萬有治一無亂萬有中一無偏萬有活一無死萬

天下之大防五不可一毫潰也一潰則決裂不可收拾宇內之大防上下名分是已境外之大防夷夏出入是已一家之大防男女嫌微是已一身之大防理欲消長是已萬世之大防道脈純雜是已

儒者之末流與異端之末流何異似不可以相誚也故明於醫可以攻病人之標本精於儒可以中邪說之膏肓闢邪不得其情則邪愈肆攻疾不對其症則病愈劇何者授之以話柄而借之以反攻自救之策也人皆知異端之害道而不知儒者之言亦害道也見理不明似是而非或騁浮詞以亂眞或執偏見以奪正或狃目前而昧萬世之常經或狥小道而潰天下之大防而其聞望又足以行其學術爲天下後世人心害良亦不細是故有異端之異端有吾儒之異端異端之異端眞非也其害小吾儒之異端似是也其害大有衛道之心者如之何而不辯哉

天下事皆實理所爲未有無實理而有事物者也幻家者流無實用而以形惑人嗚呼不窺其實而眩于形以求理愚矣

公卿爭議于朝曰天子有命則屏然不敢屈直矣師儒相辯于學曰孔子有言則寂然不敢異同矣故天地間惟理與勢爲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卽相奪焉而理則常伸于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帝王無聖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恃以爲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權無僭竊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辭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陽道生陰道養故向陽者先發向陰者後枯

正學不明聰明才辯之士各挾其一隅之見以成一家之說而道始千岐百徑矣豈無各得終是偏術到孔門只如枉木着繩一毫邪氣不得

禪家有理障之說愚謂理無障畢竟是識障無意識心何障之有

道莫要于損已學莫急于矯偏

七情總是箇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箇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萬籟之聲皆自然也自然皆眞也物各自鳴其眞何天何人何今何古六經籍道者也統一聖眞而漢宋以

來胥執一響以吹之而曰是外無聲矣觀俳謔者萬
人粲然皆笑聲不同也而樂同人各笑其所樂何清
濁高下妍媸之足云故見各鳴其自得語不詭于六
經皆吾道之衆響也不必言言同事事同矣
氣者形之精華形者氣之渣滓故形中有氣無氣則形
不生氣中無形有形則氣不載故有無形之氣無無
氣之形星隕爲石者先感于形也
天地萬物只到和平處無一些不好何等暢快
莊列見得道理原着不得人爲故一向不盡人事不知
一任自然成甚世界聖人明知自然却把自然閣起
只說箇當然聽那箇自然

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偽態禮之賊也苛察岐疑智之賊也苟約固守信之賊也此五賊者破道亂正聖門斥之後世儒者往往稱之以訓世無識也與

道有二然舉世皆顛倒之有箇當然是屬人底不問吉凶禍福要向前做去有箇自然是屬天底任你躑躅咆哮自勉強不來舉世昏迷專在自然上錯用工夫是謂替天忙徒勞無益却將當然底全不着意是謂棄人道成箇甚人聖賢看着自然可得底果于當然有礙定不肯受況未必得乎只把二然字看得真守得定有多少受用處

氣用形形盡而氣不盡火用薪薪盡而火不盡故天地
性無能用有五行惟火爲氣其四者皆形也
氣盛便不見涵養浩然之氣雖充塞天地間其實本體
閉定冉冉口鼻中不足以呼吸
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此天欲也聲色貨
利此人欲也天欲不可無無則禪人欲不可有有則
穢天欲卽好底人欲人欲卽不好底天欲
朱子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爲初學言也君子爲善只
爲性中當如此或此心過不去天知地知人知我知
渾是不求底有一求心便是僞求而不得此念定是
衰歇

以吾身爲內則吾身之外皆外物也故富貴利達可生
可榮苟非道焉而君子不居以吾心爲內則吾身亦
外物也故貧賤憂戚可辱可殺苟道焉而君子不辭
或問敬之道曰外面整齊嚴肅內面齋莊中正是靜時
涵養的敬讀書則心在於所讀治事則心在於所治
是主一無適的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
隨事小心的敬或曰若笑談歌咏宴息造次之時恐
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曰敬以端嚴爲體以虛活爲
用以不離於正爲主齊日衣冠而寢夢寐乎所祭者
也不齊之寢則解衣脫冕矣未有釋衣冕而持敬也
然而心不流於邪僻事不詭於道義則不害其爲敬

矣君若專去端嚴上求敬則荷鋤負畚執轡御車鄙
事賤役古聖賢皆爲之矣豈能日日手容恭足容重
耶又若孔子曲肱指掌及居不容點之浴沂何害其
爲敬耶大端心與正依事與道合雖不拘拘於端嚴
不害其爲敬苟心遊千里意逐百欲而此身却兀然
端嚴在此這是敬否譬如謹避深藏秉燭鳴珮緩步
輕聲女教內則原是如此所以養貞信也若饁婦汲
妻及當顛沛奔走之際自是回避不得然而貞信之
守與深藏謹避者同是何害其爲女教哉是故敬不
擇人敬不擇事敬不擇時敬不擇地只要箇心與正
依事與道合

先難後獲此是立德立功第一箇張主若認得先難是了只一向持循去任千毀萬謗也莫動心年如是月如是竟無效驗也只如是久則自無不獲之理故工夫循序以進之效驗從容以俟之若欲速便是揠苗者自是欲速不來

造化之精性天之妙惟靜觀者知之惟靜養者契之難與紛擾者道故止水見星月纔動便光芒錯雜矣悲夫紛擾者昏昏以終身而一無所見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於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閔然而戚與自家

失所一般位育念頭如何一刻放得下
萬物生於性死於情故上智去情君子正情衆人任情小人肆情夫知情之能死人也則當遊心於澹泊無味之鄉而於世之所欣戚趨避漠然不以嬰其慮則身苦而心樂感殊而應一其所不能逃者與天下同其所了然獨得者與天下異
此身要與世融液不見有萬物形迹六合界限此之謂化然中間却不糢糊自有各正的道理此之謂精
人一生不聞道眞是可憐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便是肫肫其仁天下一家滋味然須推及鳥獸又推及草木方充得盡若父

子兄弟間便有各自立達爭先求勝的念頭更那顧
得別箇

天德只是箇無我王道只是箇愛人

道是第一等德是第二等功是第三等名是第四等自
然之謂道與自然遊謂之道士體道之謂德百行俱
脩謂之德士濟世成物謂之功一味爲天下潔身著
世謂之名一味爲自家立言者亦不出此四家之言
下此不入等矣

凡動天感物皆純氣也至剛至柔與中和之氣皆有所
感動純故也十分純裏纔有一毫雜便不能感動無
論佳氣戾氣只純了其應便捷於影響

萬事萬物有分別聖人之心無分別因而付之耳譬之日因萬物以爲影水因萬川以順流而日水原無兩未嘗不分別而非以我分別之也以我分別自是分別不得

下學學箇甚麽上達達箇甚麽下學者學其所達也上達者達其所學也

宏毅坤道也易曰含宏光大言宏也利永貞言毅也不毅不宏何以載物

六經言道而不辨辨自孟子始漢儒解經而不論論自宋儒始宋儒尊理而不僭僭自世儒始

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後世學問是兩截

不倚巳只管治人

自非生知之聖未有言而不思者貌深沉而言安定若蹇若疑欲發欲留雖有失焉者寡矣神奮揚而語急速若湧若懸半路半晦雖有得焉者寡矣夫一言之發四面皆淵阱也喜言之則以爲驕戚言之則以爲懦謙言之則以爲諂直言之則以爲陵微言之則以爲險明言之則以爲浮無心犯諱則謂有心之譏無爲發端則疑有爲之說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余多言而無當眞知病本云云當與同志者共改之

知彼知我不獨是兵法處人處事一些少不得底

靜中眞味至淡至冷及應事接物時自有一段不冷不淡天趣只是衆人習染世味十分濃艷便看得他冷淡然冷而難親淡而可厭原不是眞味是謂撥寒灰嚼淨蠟

明體全爲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樹有根自然千枝萬葉水有泉自然千流萬派

天地人物原來只是一箇身體一箇心腸同了便是一家異了便是萬類而今看着風雲雷雨都是我胸中發出虎豹蛇蝎都是我身上分來那箇是天地那箇

是萬物

萬事萬物都有箇一千頭萬緒皆發於一千言萬語皆明此一千體認萬推行皆做此一得此一則萬皆舉求諸萬則一反迷但二氏只是守一吾儒却會用一三氏傳心要法總之不離一靜字下手處皆是制欲歸宿處都是無欲是則同

予欲無言非雅言也言之所不能顯者也吾無隱爾非文辭也性與天道也說便說不來藏也藏不得然則無言即無隱也在學者之自悟耳天地何嘗言何嘗隱以是知不可言傳者皆日用流行於事物者也

天地間道理如白日青天聖賢心事如光風霽月若說

出一段話說千解萬解說者再不痛快聽者再不惺
惺豈舉世人皆愚哉此立言者之大病

罕譬而喻者至言也譬而喻者微言也譬而不喻者元
言也元言者道之無以爲者也不理會元言不害其
爲聖人

正大光明透徹簡易如天地之爲形如日月之垂象足
以開物成務足以濟世安民達之天下萬世而無弊
此謂天言平易明白切道精實出於吾口而當於天
下之心載之典籍而裨於古人之道是謂人言艱深
幽僻吊詭探奇不自句讀不能通其文通則無分毫
會心之理趣不考音韻不能識其字識則皆常行日

用之形聲是謂鬼言鬼言者道之賊也木之孽也經生學士之殃也然而世人崇尚之者何逃之恠異足以文凡陋之筆見其恠異易以駭膚淺之目此光明平易大雅君子爲之汗顏泚顙而彼方以爲得意者也哀哉

衰世尚同盛世未嘗不尚同衰世尚同流合汚盛世尚同心合德虞廷同寅協恭脩政無異識圯族者殛之孔門同道協志脩身無異術非吾徒者攻之故曰道德一風俗同二之非帝王之治二之非聖賢之教是謂敗常亂俗是謂邪說破道衰世尚同則異是矣逐波隨風共撼中流之砥柱一顛百靡誰容盡醉之醒

人讀桃園誦板蕩自古然矣乃知盛世貴同衰世貴
獨獨非立異也衆人皆我之獨卽盛世之同矣

世間物一無可戀只是旣生在此中不得不相與耳不
宜着情着情便生無限愛欲便招無限煩惱

安而後能慮止水能照也

君子之於事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
止於言也語乎其所不得不語默乎其所不得不默
尤悔庶幾寡矣

發不中節過不在已發之後

纔有一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出自
滿之聲此有道之所耻也見得大時世間再無可滿

之事吾分再無能滿之時何可滿之有故盛德容貌若愚

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此是千古嚴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是千古嚴刑

誠與才合畢竟是兩個原無此理蓋才自誠出才不出於誠算不得個才誠了自然有才今人不患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

斷則心無累或曰斷用在何處曰謀後當斷行後當斷

道盡於一二則贅體道者不出一二則支天無二氣物無二本心無二理世無二權一則萬二則不萬道也二乎哉故執一者得萬求萬者失一水壅萬川未必

能塞本滋萬葉未必能榮失一故也

道有一眞而意見常千百也故言多而道愈漓事有一是而意見常千百也故議多而事愈僨

吾黨望人甚厚自治甚疎只在口吻上做工夫如何要得長進

宇宙內原來是一箇纔說同便不是

周子太極圖第二圈子是分陰分陽不是根陰根陽世間沒這般截然氣化都是互爲其根耳

說自然是第一等話無所爲而爲說當然是第二等話性分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爲說不可不然是第三等話是非毀譽是已說不敢不然是第四等話利害

禍福是已

人欲擾害天理衆人都曉得天理擾害天理雖君子亦迷況在衆人而今只說慈悲是仁謙恭是禮不取是廉慷慨是義果敢是勇然諾是信這箇念頭眞實發出難說不是天理却是大中至正天理被他擾害正是執一賊道舉世所謂君子者都在這裏看不破故曰道之不明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見孤陽也若無陽則二女何不同行之有二陽同居其志同行不見陰也若見孤陰則二男亦不可以同居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六子雖具陰陽之偏然各成一體故無嫌

利刃斫木綿迅礮擊風幟必無害矣

土之於道也始也求得既也得得既也養得既也忘得不養得則得也不固不忘得則得也未融學而至於忘得是謂無得得者自外之名既失之名還我故物如未嘗失何得之有心放失故言得心從古未言得耳目口鼻四肢者無失故也

聖人作用皆以陰為主以陽為客陰所養者也陽所用者也天地亦主陰而客陽二氏家全是陰道家以陰養純陽而啇之釋家以陰養純陰而實之凡人陰多者多壽多福陽多者多夭多禍

只隔一絲便算不得透徹之悟須是入筋肉沁骨髓

異端者本無不同而端緒異也千古以來惟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一脉是正端千古不易無論佛老莊列申韓管商卽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是異端子貢子夏之徒都流而異端葢端之初分也如路之有岐未分之初都是一處發脚旣出門後一股向西南走一股向東南走走到極處末路梢頭相去不知幾千萬里其始何嘗不一本哉故學問要析同異於毫釐非是好辨懼末流之可哀也

天下之事眞知再沒箇不行眞行再沒箇不誠眞誠之行再沒箇不自然底自然之行不至其極不止不死不止故曰明則誠矣

千萬病痛只有一箇根本治千病萬病只治一箇根本

宇宙內主張萬物底只是一塊氣氣卽是理理者氣之自然者也

到至誠地位誠固誠僞亦誠未到至誠地位僞固僞誠亦僞

義襲取不得

信知困窮抑鬱貧賤勞苦是我應得底安富尊榮權忻如意是我倘來底胸中便無許多氷炭

事有豫而立亦有豫而廢者吾曾豫以有待臨事鑿枘不成竟成棄擲者所謂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又難執一論也

任是千變萬化千奇萬異畢竟落在平常處歌
善是性性未必是善秤錘是鐵鐵不是秤錘或曰孟子
道性善非與曰余所言孟子之言也孟子以耳目口
鼻四肢之欲爲性此性善否或曰欲當乎理卽是善
曰如子所言動心忍性亦忍善性與或曰孔子繫易
言繼善成性非與曰世儒解經皆不善讀易者也孔
子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謂一陰一陽均調而不偏乃
天地中和之氣故謂之道人繼之則爲善繼者稟受
之初人成之則爲性成者不作之謂假若一陰則偏
於柔一陽則偏於剛皆落氣質不可謂之道蓋純陰
純陽之謂偏一陰二陽二陰一陽之謂駁一陰三四

五陽五陰一三四陽之謂維故仁知之見皆落了氣質一邊何况百姓仁智兩字拈此以見例禮者見之謂之禮義者見之謂之義皆是邊見朱註以繼爲天誤矣又以仁智分陰陽又誤矣抑嘗考之天自有兩種天有理道之天有氣數之天故賦之於人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二天皆出於太極理道之天是先天未着陰陽五行以前純善無惡書所謂惟皇降衷厥有恒性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也氣數之天是後天落陰陽五行之後有善有惡書所謂天生蒸民有欲孔子所謂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是也孟子道性善只言箇德性

物欲從氣質來只變化了氣質更說甚物欲

耳目口鼻四肢有何罪過堯舜周孔之身都是有底聲色貨利可愛可欲有何罪過堯舜周孔之世都是有底千萬罪過都是這點心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太株連了只是先立乎其大有了張主小者都是好奴婢何小之敢奪沒了窩主那怕盜賊問誰立大曰大立大

威儀養得定了纔有脫畧便害羞赧放肆慣得久了纔入禮羣便害拘束習不可不慎也

絜矩是强恕事聖人不絜矩他這一副心腸原與天下打成一片那箇是矩那箇是絜

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是大擔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此是大快樂

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語余所未喻只有內與本那外與末張主得甚

不是與諸君不談奥妙古今奥妙不似易與中庸至今解說一書不似靑天白日如何又於晦夜添濃雲也望諸君哀此後學另說一副當言語須是十指露繂八面開窻你見我知更無躱閃方是正大光明男子

形而上與形而下不是兩般道理下學上達不是兩截工夫

世之欲惡無窮人之精力有限以有限與無窮鬬則物

之勝人不啻千萬奈之何不病且死也

冷淡中有無限受用處都戀戀炎熱抵死不悟既悟不知回頭既回頭却又羨慕此是一種依羶附腥底人切莫與談眞滋味

處明燭幽未能見物而物先見之矣處幽燭明是謂神照是故不言者非喑不視者非盲不聽者非聾

儒戒聲色貨利釋戒色聲香味道戒酒色財氣總歸之無欲此三氏所同也儒衣儒冠而多欲怎笑得釋道

敬事鬼神聖人維持世教之大端也其義深其功大但自不可鑿求不可道破耳

天下之治亂只在相責各盡四字

世之治亂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只是箇我心作用只無
我了便是天淸地寧民安物阜世界
惟得道之深者然後能淺言凡深言者得道之淺者也
以虛養心以德養身以善養人以仁養天下萬物以道
養萬世養之義大矣哉
萬物皆能昏人是人皆有所昏有所不見爲不見者所
昏有所見爲見者所昏惟一無所見者不昏不昏然
後見天下
道非淡不入非靜不進非冷不凝
三千三百便是無聲無臭
天德王道不是兩事內聖外王不是兩人

損之而不見其少者必資物也益之而不見其多者必缺處也惟分定者加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

知是一雙眼行是一雙脚不知而行前有淵谷而不見傍有狼虎而不聞如中州之人適燕而南之粤而北也雖乘千里之馬愈疾愈遠知而不行如痿痺之人數路程畫山水行更無多說只用得一篤字知的工夫千頭萬緒所謂匪知之艱惟行之艱匪苟知之亦允蹈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窮神知化窮理盡性幾深研極探賾索隱多聞多見知也者知所行也行也者行所知也知也者知此也行也者行此也原不是兩箇世俗知行不分直與千古聖人駁難以為行即

是知余以爲能行方算得知徒知難算得行

有殺之爲仁生之爲不仁者有取之爲義與之爲不義者有畀之爲禮尊之爲非禮者有不知爲智知之爲不智者有違言爲信踐言爲非信者

覓物者若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于覓也乃得之非物有趣避目眩于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于從容而失之急遽

山峙川流鳥啼花落風淸月白自是各適其天各得其分我亦然彼此無干涉也纔生係戀心便是歆羡便有沾着至人淡無世好與世相忘而已惟並育而不有情故並育而不相害

公生明誠生明從容生明公生明者不蔽於私也誠生明者清虛所通也從容生明者不淆於感也舍是無明道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自有中庸來無人看破此一語此吾道與佛老異處最不可忽

知識心之孽也才能身之妖也貴寵家之禍也富足子孫之殃也

只泰了天地萬物皆志暢意得忻喜懽愛心身家國天下無一毫鬱閼不平之氣所謂八達四通千昌萬遂太和之至也然泰極則肆肆則不可收拾而入於否故泰之後繼以大壯而聖人戒之曰君子以非禮非

履用是見古人憂勤惕厲之意多豪雄曠達之心少六十四卦惟有泰是快樂時又恁極中極正且懼且危此所以致泰保泰而無意外之患也

今古紛紛辨口聚訟盈庭積書充棟皆起於世教之不明而聰明才辨者各執意見以求勝故爭輕重者至衡而息爭短長者至度而息爭多寡者至量而息爭是非者至聖人而息中道者聖人之權衡度量也聖人往矣而中道自在安用是嘵嘵強口而逞辨以自是哉嗟夫難言之矣

人只認得義命兩字真隨事隨時在這邊體認果得趣味一生受用不了

夫焉有所倚此至誠之胷次也空空洞洞一無所着一無所有只是不倚着纔倚一分便是一分偏纔着一釐便是一釐礙

形用事則神者亦形神用事則形者亦神

威儀三千禮儀三百五刑之屬三千皆法也法是死的令人可守道是活底令人變通賢者持循於法之中聖人變易於法之外自非聖人而言變易皆亂法也

道不可言纔落言詮便有倚着

禮教大明中有犯禮者一人焉則衆以爲肆而無所容禮教不明中有守禮者一人焉則衆以爲怪而無所容禮之於世大矣哉

良知之說亦是致曲擴端學問只是作用大端費力作聖工夫當從天上做培樹工夫當從土上做射之道中者矢也矢由弦弦由手手由心用工當在心不在矢御之道用者銜也銜由轡轡由手手由心用工當在心不在銜

聖門工夫有兩途克己復禮是領惡以全好也四夷靖則中國安先立乎其大者是正己而物正也內順治則外威嚴

中是千古道脉宗敬是聖學一字訣

性只有一箇纔說五便着情種矣

敬肆是死生關

瓜李將熟浮白生焉禮由情生後世乃以禮爲情哀哉

道理甚明甚淺甚易只被後儒到今說底元冥只似眞禪如何使俗學不一切詆毀而盡叛之

生成者天之道心災害者天之人心道心者人之生成人心者人之災害此語衆人驚駭死必有能理會者

道器非兩物理氣非兩件成象成形者器所以然者道生物成物者氣所以然者理道與理視之無迹捫之無物必分道器理氣爲兩項殊爲未精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葢形而上無體者也萬有之父母故曰道形而下有體者也一道之凝結故曰器理氣亦然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氣也所以然

者理也安得對待而言之若對待爲二則費隱亦二矣

先天理而已矣後天氣而已矣天下勢而已矣人情利而已矣理一而氣勢利三勝負可知矣

人事就是天命

我盛則萬物皆爲我用我衰則萬物皆爲我病盛衰勝負宇宙內只有一箇消息

天地間惟無無累有卽爲累有身則身爲我累有物則物爲我累惟至人則有我而無我有物而忘物此身如在太虛中何累之有故能物我兩化化則何有何無何非有何非無故二氏逃有聖人善處有

義合外內之道也外無感則義只是渾然在中之理見物而裁制之則爲義義不生於物亦緣物而後見告子只說義外故孟子只說義內各說一邊以相駁故窮年相辨而不服孟子若說義雖緣外而形實根吾心而生物不是義而處物乃爲義也告子再怎開口

性合理氣之道也理不雜氣則純粹以精有善無惡所謂義理之性也理一雜氣則五行紛揉有善有惡所謂氣質之性也諸家所言皆落氣質之後之性孟子所言皆未着氣質之先之性各指一邊以相駁故窮年相辨而不服孟子若說有善有惡者雜於氣質之性有善無惡者上帝降衷之性學問之道正要變

化那氣質之性完復吾降衷之性諸家再怎開口〃

乾與姤坤與復對頭相接不間一髮乾坤盡頭處即姤復起頭處如呼吸之相連無有斷續一斷便是生死之界

知費之爲省善省者也而以省爲省者愚其費必倍知勞之爲逸者善逸者也而以逸爲逸者昏其勞必多知苦之爲樂者善樂者也而以樂爲樂者痴一苦不返知通之爲塞者善塞者也而以塞爲塞者拙一通必竭

秦火之後三代制作湮滅幾盡漢時購書之賞重故漢儒附會之書多其幸存者則焚書以前之宿儒尚存

而不死如伏生口授之類好古之君子壁藏而石函如周禮出於屋壁之類後儒不考古今之文槩云先王制作而不敢易即使盡屬先王制作然而議禮制度考文沿世道民俗而調劑之易姓受命之天子皆可變通故曰刑法世輕重三王不沿禮襲樂若一切泥古而求通則茹毛飲血土鼓汙尊皆可行之今日矣堯舜而當此時其制度文爲必因時順勢豈能反後世而躋之唐虞或曰自秦火後先王制作何以別之曰打起一道大中至正線來眞僞分毫不借

理會得簡之一字自家身心天地萬物天下萬事盡之矣一粒金丹不載多藥一分銀魂不攜錢幣

耳聞底眼見底身觸頭戴足踏底燦然確然無非都是這箇括起一端來色色都是這箇却向古人千言萬語陳爛葛藤鑽研窮究意亂神昏了不可得則多言之悞後人也噫

鬼神無聲無臭而有聲有臭者乃無聲無臭之散殊也故先王以聲臭爲感格鬼神之妙機周人尚臭商人尚聲自非達幽明之故者難以語此

三千三百繭絲牛毛聖人之精細入淵微矣然皆自性眞流出非由强作此之謂天理

事事只在道理上商量便是眞體認

使人收斂莊重莫如禮使人温厚和平莫如樂德性之

有資於禮樂猶身體之有資於衣食極重大極急切人君治天下士君子治身惟禮樂之用爲急耳自禮廢而惰慢放肆之態慣習於身體矣自樂亡而乖戾忿恨之氣充滿於一腔矣三代以降無論典秩之本聲氣之元卽儀文器數夢寐不及悠悠六合貿貿百年豈非靈於萬物而萬物且能咲之細思先儒不可斯須去身六字可爲流涕長太息矣

惟平脉無病七表八裏九道皆病名也惟中道無名五常百行萬善皆偏名也

千載而下最可恨者樂之無傳士大夫視爲迂闊無用之物而不知其有切於身心性命也

一中平常白淡無謂之七無對一不對萬萬者一之分也太過不及對中者太過不及之君也高下對平者高下之準也吉凶禍福貧富貴賤對常者不增不減之物也青黃碧紫赤黑對白者青黃碧紫赤之質也酸鹹甘苦辛對淡者受和五味之主也有不與無對無者萬有之母也

或問格物之物是何物曰至善是已如何格曰知止是已中庸不言格物何也曰舜之執兩端於問察回之擇一善而服膺皆格物也擇善與格物同否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格物也致知誠正脩齊治平皆擇善也除了善更無物除了擇善更無格物之功至善

卽中乎曰不中不得謂之至善不明乎善不得謂之格物故不明善不能誠身不格物不能誠意明了善欲不誠身不得格了物欲不誠意不得不格物亦能致知否曰有佛老莊列皆致知也非不格物而非吾之所謂物不致知亦能誠意否曰有尾生孝已皆誠意也乃氣質之知而非格物之知格物二字在宇宙間乃鬼神呵護眞靈至寶要在箇中人神解妙悟不可與口耳家道也

學術要辨邪正既正矣又要辨眞僞既眞矣又要辨念頭切不切向往力不力無以空言輙便許人也

百姓凍餒謂之國窮妻子困乏謂之家窮氣血虛弱謂

之身窮學問空疎謂之心窮

人問君是道學否曰我不是道學是仙學否曰我不是仙學是釋學否曰我不是釋學是老莊申韓學否曰我不是老莊申韓學畢竟是誰家門戶曰我只是我

與友人論天下無一物無禮樂因指几上香曰此香便是禮香烟便是樂坐在此便是禮一笑便是樂

心之好惡不可迯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好惡不可狥也瞽者不辨蒼素聾者不辨宮商鼽者不辨香臭狂者不辨辛酸逃難而追亡者不辨險夷遠近然於我無損也於道無損也於事無損也而有益於世有益於我者無窮乃知五者之知覺道之賊而心之殃也天

下之禍也

氣有三散苦散樂散自然散苦散樂散可以復聚自然散不復聚矣

悟有頓脩無頓立志在堯卽一念之堯一語近舜卽一言之舜一行師孔卽一事之也而況悟乎若成一個堯舜孔子非真積力久幾而後已不能

呻吟語卷之一終



